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禹珣撰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

姪悅子緒子季安

田弘正

子布

張孝忠

子茂昭

茂昭子克勤

弟茂宗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為裨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遼碣承嗣開元末為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累俘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將軍祿山構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為前鋒陷河洛祿山敗史朝義再陷洛陽承嗣為前導偽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節度



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以二兒繼亂郡邑傷殘務在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爲安史註誤者一切不問時懷恩陰圖不軌慮賊平寵衰欲留賊將爲援乃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沉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

不入於朝廷雖曰藩臣實無臣節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務優容累加檢校尚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賜實封千戶及昇魏州爲大都督府以承嗣爲長史仍以其子華尚永樂公主冀以結固其心庶其悛革而生於朔野志性兇逆每王人慰安言詞不遜大曆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卒其弟崑欲邀旄節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將裴志清謀亂逐崑崑率衆歸於承嗣十年薛嵩歸朝承嗣使親黨扇惑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代宗遣中使孫知在使魏州宣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遣大將盧子期攻洛州楊



光朝攻衛州殺刺史薛雄仍逼知在令巡磁相二州諷  
其大將割耳勢面請承嗣爲帥知在不能詰四月詔曰  
田承嗣出自行間策名邊戍早參戎秩効用無聞常輔  
兗渠驅馳有素洎再平河朔歸命轅門朝廷俯念遺黎  
久罹兵革自祿山召禍羸博流離思明繼豐趙魏堙厄  
以至農桑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念其凋  
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欵誠寄之爲理所以委授旄鉞  
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忠庶能自効崇資茂賞首  
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  
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受國邑之號人臣之寵舉集其

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盡忠而乃據國  
冢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人調國家之征  
賦掩有資實憑竊寵靈內包兇邪外示歸順且相衛之  
畧所管素殊而逼脇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軍  
師事跡暴彰姦邪可見不然豈志清之亂曾未崇朝子  
期光朝會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爲蔑棄  
典刑擅興戈甲旣云相州騷擾隣境救災旋又更取磁  
州重行威虐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旣空遠邇驚  
陷更移兵馬又赴洛州實爲暴惡不仁窮極殘忍薛雄  
乃衛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橫加凌虐一門盡屠



非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寃又四州之地皆列屯營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勁兵全實之資裝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罔有子遺其爲蓋在無赦欲行討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容冀其遷善抑于典憲務在慰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諭以深旨乃命承昭副茲麾下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承嗣迫巡磁相仍劫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權扇軍吏至使引刀自割抑令騰口相稽當衆誼譁請歸承嗣論其姦狀足以爲憑此而可容何者爲罪承嗣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

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昭義節度李承昭淄青節度李正己淮西節度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勉汴宋節度田神玉等掎角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攜貳倉黃失圖乃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并姪悅等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十一年汴將李靈耀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耀求援於魏承嗣令田悅率衆五千赴之爲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悅僅而獲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十一年承嗣復上章請罪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貝博



魏衛相磁洛等七州復爲七州節度使於是承嗣弟廷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綰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中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有子十一人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等維爲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駙馬都尉尚永樂公主再尚新都公主餘子皆幼而悅勇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諸子佐之悅初爲魏博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府左司馬大曆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爲節度留後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義傾財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尚書

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節度使大曆末悅尚恭順建中初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方聞悅軍七萬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僞亦順命卽依符罷之旣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各有父母妻子旣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悅乃盡出其家財帛衣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悅而怨朝廷居無何或謬稱車駕將東封而李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巳聞而猜懼以兵萬人屯曹州遣使說悅同爲拒命悅乃與正巳梁崇義等謀各阻兵以判官王侑扈萼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



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三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襲節鉞俄而淄青李正己卒子納亦求節鉞朝廷皆不允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逆時朝廷遣張孝忠等討恒州悅將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愔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砦絕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李洪臨洛將張仵爲賊所攻禦備將竭詔河東節度使馬燧河陽李芑與昭義軍討悅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大破賊於雙岡邢州解圍悅衆遁走保洎水馬燧等三帥距悅軍三十里爲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

悅魏將邢曹俊者承嗣之舊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昵於扈萼以曹俊爲貝州刺史及悅拒官軍於臨洛大爲王師所破悅乃召曹俊而問計焉曹俊曰兵法十倍則攻尚書以逾犯順勢且不侔宜於嚙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悉爲尚書有矣今於臨洛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卒盡危凶立至未見其可也祐等以其異已咸譖毀悅復令守貝州悅與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洎水馬燧等三帥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悅之衆復敗死傷二萬計悅收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俟官軍三帥雖進頓兵於魏州



南平邑浮圖咸遲留不進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持佩刀  
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悅藉伯父餘業久與卿等同  
事今旣敗喪相繼不敢圖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者特  
以淄青恒冀三大人在日爲悅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  
今三帥云亡子弟求襲悅旣不能報効以至興師令軍  
旅敗亡士民塗炭此皆悅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  
剄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勲無爲俱死也乃自馬投地  
衆皆憐之或前撫持悅曰久蒙公恩不忍聞此今士民  
之衆猶可一戰生死以之悅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悅喪  
敗猶願同心悅縱身死寧忘厚意於地下乎悅乃自割

一髻以爲要誓於是將士自斷其髮結爲兄弟誓同生  
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瑤悅從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  
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悉爲悅所害悅觀城內兵仗  
罄乏士衆衰減甚爲惶駭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旣至  
完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  
城下向使燧等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  
識者痛惜之會王武俊殺李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  
廷以武俊爲恒州刺史又以寶臣故將康日知爲深趙  
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  
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悅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



則使於北軍說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詔征伐徑趨賊境旬朔之內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有詔得惟岳郡縣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也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河朔不令子孫嗣襲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劉晏輩皆被屠滅昨破梁崇義殺三百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魏博後朝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燕趙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義合從連衡救災卹患春秋

之義也春秋時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今司徒聲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隣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計之滔旣有貳於國忻然從之乃命判官王郢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王武俊仍許還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卽令判官王巨源報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遣小校鄭慳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爲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三年五月悅以救軍將至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晉縣共步騎四萬五月十



四日起軍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鄭雲逵及弟方逵背滔歸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銳氣不可遏堅欲與賊戰遂徑薄朱滔陣殺千餘人王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騎橫擊懷光陣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屍於河三十里河水爲之不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量與諸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君圖之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

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卽曰大夫二兄敗官軍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耻不知此等何面見天子耶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縣軍於河西武俊等三將壁於河東兩軍相持自七月至十月勝負未決悅感朱滔救助欲推爲盟主滔判官李子牟武俊判官鄭儒等議曰古有戰國連衡誓約以抗秦請依周末七雄故事並建國號爲諸侯用國家正朔今年號不可改也於是朱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十一月一日築壇於魏縣中



告天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滔以幽州爲范陽府恒州爲真定府魏州爲大名府鄆州爲東平府皆以長子爲元帥僞冊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爲土長頌曰益土之兆也四年十月涇師犯關諸師各還本鎮悅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使歸國悅亦致書於抱真遣使聞奏興元元年正月加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王使並如故仍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時悅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復無謀以故頻致破敗士

衆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願息肩焉聞巢父至莫不舞抃悅方晏巢父爲其從弟緒所殺緒承嗣第六子大曆末授京兆府叅軍承嗣卒時緒年幼稚承嗣慮諸子不任軍政以從子悅便弓馬性狡黠故任遇之俾代爲帥守及緒年長悅以承嗣委遇之厚待緒等無間令主衙軍緒兇險多過悅不忍嘗笞而拘之緒頗怨望常俟豐隙會興元元年朝廷宥悅仍令孔巢父往宣慰悅旣順命門階徹警悅宴巢父夜歸緒率左右數十人先殺悅腹心蔡濟扈寧許士則等挺劔而入其兩弟止之緒斬止者遂徑升堂悅方沉醉緒手刃悅并悅妻高氏



又入別院殺悅母馬氏自河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於  
緒者緒懼衆不附奔出北門邢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  
百追及之遙呼之曰節度使須郎君爲之他人固不可  
也乃以緒歸衙推爲留後明日歸罪於扈寧以其首狗  
然後稟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兄綸居長爲亂兵所  
殺遂以緒爲留後朝廷授緒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  
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魏博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  
迴紇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朱滔于  
涇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出  
降緒加駙馬都尉尋遷檢校左僕射封常山郡王食邑

三千戶改封鴈門郡王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同平章事  
初田悅性儉嗇衣服飲食皆有節度而緒等兄弟心常  
不足緒旣得志頗縱豪侈酒色無度貞元十二年四月  
暴卒時年三十三贈司空賻賚加等子三人季和季直  
季安季和爲澶州刺史季直爲衙將季安最幼爲嫡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嘉誠公主蓄爲已子故寵異諸兄年  
數歲授左衛胄曹參軍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  
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卒時  
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爲留後朝廷因授起復左金吾  
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



置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  
檢校司空襲封鴈門郡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幼守父業懼嘉誠之嚴雖  
無他才能亦夔脩禮法及公主薨遂頗自恣擊鞠從禽  
色之娛其軍中政務大抵任徇情意賓僚將校言皆不  
從免公主喪加檢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襲戎帥憲  
宗命吐突承璀爲招撫使會諸軍進討季安亦遣大將  
率兵赴會仍自供糧餉師還加太子太保季安性忍酷  
無所畏懼有進士丘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爲帥  
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爲下縣尉

使人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旣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兇  
暴如此元和七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大尉子懷諫懷禮  
懷詢懷讓懷諫母元誼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諸將欲立  
懷諫衆皆唯唯懷諫幼未能御事軍政無巨細皆取決  
於私白身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衙軍怒取前臨  
清鎮將田興爲留後遣懷諫歸第殺蔣士則等十餘人  
田興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乃起復授右監門衛將  
軍賜第一區芻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據魏州至懷諫四  
世相傳襲四十九年而田興代焉河間四縣令也至四  
田弘正本名興祖延惲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



終安東都護府司馬延暉生廷玠幼敦儒雅不樂軍職起家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束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良吏稱大曆中累官至太府卿滄州別駕遷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承嗣與淄青李正已恒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旣令廷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遷洛州刺史又改相州屬薛嵩之亂承嗣蠶食薛嵩所部廷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回避而改節建中初族姪悅代承嗣領軍政志圖兇逆慮廷玠不從召爲節度副使悅姦

謀頗露廷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爲叛臣自兵亂已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過其第而謝之廷玠杜門不納將吏請納建中三年鬱憤而卒弘正廷玠之第二子少習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當季安之世爲衙內兵馬使季安惟務侈靡不卹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爲臨清鎮將欲捃摭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炙灼滿身季安謂其無



能爲及季安病篤其子懷諫幼駿乃召弘正署其舊職  
季安卒懷諫委家僮蔣士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悅咸曰  
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爲吾帥也衙兵數千詣興私第陳  
請興拒關不出衆呼噪不已興出衆環而拜請入府署  
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  
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  
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  
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  
晚自府歸第其兄融責興曰爾卒不能自晦取禍之道  
也翌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  
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仍賜  
名弘正仍令中書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賜魏博三軍  
賞錢一百五十萬貫弘正旣受節鉞上表曰臣聞君臣  
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爲子臣  
不爲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  
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  
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  
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  
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



遠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全藩列  
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覲冒  
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幸之  
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爲憂伏自天寶已還  
幽陵肇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外撫車馬內懷梟獍官  
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  
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批亢擣  
虛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風然後  
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弘  
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

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  
公史例十卷弘正客爲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來  
館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徹毀之以正廳大侈不居  
乃視事于採訪使廳賓寮叅佐請之於朝頗好儒書尤  
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自弘正歸國幽恒鄆蔡有  
齒寒之懼屢遣客間說多方誘阻而弘正終始不移其  
操裴度明理體詞說雄辯弘正聽其言終夕不倦遂深  
相結納由是奉上之意逾謹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討吳  
元濟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進討屢戰有功李師道以  
弘正効忠又襲其後不敢顯助元濟故絕其犄角之援



王師得致討焉俄而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承宗懼遣使求救於弘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納二子獻德棣二州以自解十三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弘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橫海等五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一月弘正自帥全師自楊劉渡河築壘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結壘相望前後合戰魏軍大捷而李愬李光顏三面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二月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弘正請降淄青十二州平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覲憲宗待之隆異對於麟德殿叅佐

將校二百餘人皆有頒錫進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戶仍以其兄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三上章願留闕下憲宗勞之曰昨韓弘至朝稱疾懇辭戎務朕不得不從今卿復請留意誠可尚然魏主樂卿之政隣境服卿之威爲我長城不可辭也可亟歸藩弘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十五年十月鎮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伐有父兄之怨



乃以魏兵二千爲衛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鎮州時賜  
鎮州三軍賞錢一百萬貫不時至軍衆誼騰以爲言弘  
正親自撫喻人情稍安仍表請留魏兵爲紀綱之僕以  
持衆心其糧賜請給於有司時度支使崔倭不知大體  
固阻其請凡四上表不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是月  
二十八日夜軍亂弘正并家屬叅佐將吏等三百餘口  
並遇害穆宗聞之震悼冊贈太尉賙賻加等弘正孝友  
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  
崇飾日費約三十萬魏鎮州之財皆輦屬於道河北將  
卒心不平之故不能盡變其俗竟以此致亂弘正子布

羣牟布弘正第三子始弘正爲田季安裨將鎮臨清布  
年尚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帥其所鎮之衆歸  
朝弘正甚奇之及弘正節制魏博布掌親兵國家討淮  
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秘書監兼殿中  
侍御史前後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鄆城布皆有功擢授  
御史中丞時裴度爲宣撫使嘗觀兵於沱口賊將董重  
質領驍騎遽至布以二百騎突出溝中擊之俄而諸軍  
大集賊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  
十三年丁母憂起復舊官十五年冬弘正移鎮成德軍  
仍以布爲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



命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爲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其秋鎮州軍亂害弘正都知兵馬使王廷奏爲留後時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無以捍廷奏之亂且以魏軍田氏舊旅乃急詔布至起復爲魏博節度使仍遷檢校工部尚書令布乘傳之鎮布喪服居堊室去旌節道從之飾及入魏州居喪御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牙將史憲誠出已麾下謂必能輸誠報効用爲先鋒兵馬使精銳悉委之時屢有急詔促令進軍十月布以魏軍三萬七千

討之結壘於南宮縣之南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時朱克融囚張弘靖據幽州與廷湊犄角拒命河朔三鎮素相連衡憲誠陰有異志而魏軍驕侈怯於格戰又屬雪寒糧餉不給以此愈無鬪志憲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自潰多爲憲誠所宥布得其衆八千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倨咸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布以憲誠離間度衆終不爲用嘆曰功無成矣卽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畧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



光顏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  
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  
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  
謝家國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焉穆宗聞之駭嘆廢  
朝三日詔曰故魏博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部  
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  
布朕以寡昧臨御萬邦威刑不能禁干紀之徒道化不  
能馴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禍田氏銜冤爰整旅以徂  
征每終食而浩嘆自茲弔伐驟歷寒暄雖良將銳師率  
皆協力而俟時觀豐未卽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憤引

遷延之咎以自刻責奮決烈之志以謝君親白刃寘於  
肝心鴻毛論其生死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晉稱卞氏之  
門漢表尸鄉之節比方於布今古爲鄰况其臨命須臾  
處之不撓載形章表益深衷悃間使發緘悼心疾首從  
先臣於厚載爾則無愧觀遺像於麟閣予何所堪端拱  
崇名職垂彝典據斯以報聊摠永懷可贈尚書右僕射  
布子在宥大中年爲安南都護頗立邊功羣太和八年  
爲少府少監充入吐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牟會  
昌初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歷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  
爲兗海節度使移鎮天平軍諸子皆以邊上立功累更



藩鎮以忠義爲談者所稱軍需下皆以數士立也  
張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帥  
父謚開元中以衆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戶  
部尚書孝忠以勇聞於燕趙時號張阿勞王沒諾干三  
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沒諾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體  
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內  
供奉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  
果毅折衝祿山史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爲其前鋒史  
朝義敗入李寶臣帳下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  
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名孝忠歷飛狐高

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妻妹  
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  
城鎮十餘年甚著威惠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  
忠以精騎數千禦之承嗣見其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  
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及寶臣與朱滔戰於瓦橋  
常慮滔來攻故以孝忠爲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配焉  
使扞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王旣  
而寶臣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  
懼不往寶臣使孝忠弟孝節召焉孝忠命孝節復命曰  
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



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行吾歸死矣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乃歸果無患無幾寶臣死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命朝廷詔幽州節度使討之滔以孝忠宿將善戰有精兵八千在易州慮軍與則撓其後乃使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小子驕貴不達人事輒拒朝命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助逆不自求多福耶今昭義河東攻破田悅淮西李僕射收下襄陽梁崇義投井而卒臨漢江而誅者五千人卽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也使君誠能去逆効順必受重任有先歸國之功矣孝忠然之乃遣衙官隨雄報滔

又遣易州錄事參軍董積入朝德宗嘉之授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便令與滔合兵攻惟岳仍賜實封二百戶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人在恒州者悉爲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薦以其子茂和聘滔之女契約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師於束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心於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諭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鬪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



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既而朱滔屯東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孝忠所料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恒州孝忠既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爲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慮孝忠踵後滔軍將發復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國作逆孝忠歸國今爲忠臣孝忠性直業已効忠不復助逆矣往與武俊同

行且孝忠與武俊俱出蕃部少長相狎深知其心僻能翻覆語司徒當記鄙言忽有蹉跌始相憶也滔又啗以金帛終拒而不從易定居二兇之間四面受敵孝忠脩峻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兇之熒惑議者多之又加檢校左僕射實封至三百戶後孝忠爲朱滔侵逼詔神策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子憑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衆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及上幸奉天令大將楊榮國提銳卒六百從晟入關赴難收京城榮國有功興元元年正月詔以本官同平章事滄州本隸成德軍既移隸義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



岳妻兄也請還恒州是歲孝忠遣牙將程華往滄州交  
檢府藏固烈輜車數十乘上路滄州軍士呼曰士皆菜  
色刺史不垂賑卹乃捆載而歸官物不可得也殺固烈  
而剽之程華聞亂由竇而遁將士追之謂曰固烈貪暴  
已誅之矣押牙且知州務孝忠卽令攝刺史事及朱滔  
王武俊稱僞國華與孝忠阻絕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  
一州獲全朝廷嘉之乃拜華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橫  
海軍使仍改名曰華令每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供  
義武軍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斛一千五百文復大兵  
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豆豉而已其下皆

甘粗糲人皆服其勤儉孝忠爲一時之賢將也三年加  
檢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鄧  
國夫人昧谷氏入朝執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隆厚五  
年七月爲將佐所惑以兵入蔚州尋詔歸鎮仍以擅興  
削檢校司空七年三月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  
正谷郡王贈太傅再贈魏州大都督冊贈太師諡曰貞  
武子茂昭茂宗茂和茂昭本名昇雲幼有志氣好儒書  
以父蔭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  
以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以昇雲爲  
定州刺史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留後仍



賜名茂昭元年正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二  
十年十月入朝累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  
宗聳聽嘆曰恨見卿之晚錫宴於麟德殿賜良馬甲第  
器用珍幣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尚晉康郡主德宗  
方欲委之以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臨於太極殿每朝  
晡預列聲哀氣咽人皆獎其忠懇順宗聽政加中書門  
下平章事且令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  
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  
宜日觀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嘗受此賜不讓爲宜茂  
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人臣常禮柰何當此寵賜後

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  
所讓又錫安仁里第亦固讓不受元和二年又請入覲  
五上章懇切憲宗許之冬十月至京師留數月詔令歸  
鎮茂昭願奉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太保復令還鎮  
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合義武軍  
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創廩廩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  
月望夜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止行人不閉  
里門今外道軍戎方集請如軍令茂昭曰三鎮兵馬官  
軍也安得言外道放燈一如常歲使長男克讓與諸軍  
分道並進克讓渡木刀溝與賊接戰屢勝茂昭親擐甲



曹爲諸軍前鋒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廷洗雪承宗  
乃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自安史之亂兩河  
藩帥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鄰  
藩累遣遊客間說茂昭志意堅決拜表求代者數四上  
乃命左庶子任簡迪爲其行軍司馬乘驛赴之以兩郡  
之簿書管鑰符印付簡迪遣其妻季氏男克讓克恭等  
先就路將行誠之曰吾使爾曹侍親出易者庶後之子  
孫不爲風俗所染則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行及晉州  
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  
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

開延英殿對茂昭五刻乃罷又上表請遷祖考之骨墓  
于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  
五十廢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  
三十碩喪事所須官給詔京兆尹監護諡曰獻武憲宗  
念其忠盡諸昆仲子姪皆居職秩仍詔每年給絹二千  
匹春秋分給克讓克恭官至諸衛大將軍小男克勤長  
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  
子幼請準近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  
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已  
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男妾以外甥奏請移於



他族知是何人儻涉賣官實爲亂法雖援近日勅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旣在必行宅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爲定例茂宗以父蔭累官至光祿少卿同正貞元三年許尚公主拜銀青光祿大夫本官駙馬都尉以公主幼待年十三屬茂宗母亡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卽日授雲麾將軍起復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論曰自古以來未聞有駙馬起復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爲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又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

旣貧乏且無強近至親卽有借吉以就親者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聽况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旣未失且合禮經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卽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於詩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斬五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奪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衰服而衣冕裳去聖室而爲



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德宗不納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親頗承恩顧元和中爲閑廐使國家自貞觀中至於麟德國馬四十萬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尚有二十七萬雜以牛羊雜畜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幅員千里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爲會計都領岐隴間善水草及半田皆屬七馬坊至麟德以後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因歸於閑廐使寶應中鳳翔節度使請以監牧賦給貧民爲

業土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別勅賜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掌閑廐與中尉吐突承璀善遂恃恩舉舊事並以監牧地租歸閑廐司茂宗又奏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舊圖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廐司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爲名與今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不相接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田業皆屬閑廐乃罷革官長慶初岐人論訴不已詔御史按驗



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傳式官茂宗俄授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兗海沂節度等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太和五年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衛使轉左龍武統軍卒茂和元和中爲左武衛將軍裴度爲淮西行營處置用兵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茂和爲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勵行者憲宗曰予以其家門忠順爲卿遠貶後復用爲諸衛將軍卒

陳楚者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幹爲義勇牙將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精卒隨茂昭入朝授諸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兵亂乃除楚易定節度令馳傳赴任亂猶未彌楚夜馳入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部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悅軍卒帖然轉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亟立戰功入爲龍武統軍長慶三年卒

史臣曰朝廷治亂在法制當否形勢得失而已秦人叛上法制失也漢道勃興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四海玄宗一失其勢橫流莫



救地分於羣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餘州竟為盜穴  
諸田兇險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頗達人臣之節沂國  
力善無報殆天意之好亂惡治歟茂昭忠梗有禮明禍  
福大端近代之賢侯也

贊曰田宗不令禍淫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弘正茂昭知  
止終以善勝孰生厲階上失威柄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田承嗣傳十三年九月卒○新書作十四年臣酉按舊

書代宗紀亦作十四年九月作三月未知孰是

田布傳十五年秋弘正移鎮○臣酉按弘正傳十月王

承宗卒十一月弘正至鎮州皆十五年冬事也秋字

誤今改正

張茂宗傳特舉恩舊事○沈炳震本作恃恩舉舊事今  
從之



諸臣分於...  
力將文...  
魏徵宗尊執舉恩著事...  
歸今如五...  
承宗卒十一...  
田亦幹十五...  
善外宗...  
田承嗣幹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田承嗣幹十三...  
善外宗...  
田承嗣幹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不取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尚叟撰

與列傳第九十二承嗣谷舉其世...  
子惟岳惟誠惟簡惟簡子元本

李寶臣 子惟岳惟誠惟簡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真 子士平 子士則 子士真 子承宗

王廷湊 子元逵 子元逵 子紹鼎 子紹懿 子紹懿 子紹懿

李寶臣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鑠高之假子故

姓張名忠志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為射生官天

寶中隨祿山入朝玄宗留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祿

山叛忠志遁歸范陽祿山喜錄為假子姓安常給事帳

乾隆四年校刊



中祿山兵將指闕使忠志領驍騎八千人入太原劫太原尹楊光翹忠志挾光翹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祿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僞署爲恒州刺史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恒州刺史及史思明復渡河僞授忠志工部尚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衆三萬守常山及思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河朔平定忠志與李懷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誓以不死因授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史實封二百戶仍舊爲節度使乃以恒州爲成德軍賜

姓名曰李寶臣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五千足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爲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毀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實封百戶初寶臣正己皆爲承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寶正馬馳駭觸殺維承嗣怒繫寶正以告寶臣謝爲教不謹緘杖令承嗣以示責承



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大曆十年寶臣正已更言承嗣之罪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北正已與滑亳河陽江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已會軍于棗彊椎牛醢酒犒勞將士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已軍賞薄既罷會正已軍中咄咄有辭正已聞懼有變卽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下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發精卒赴救擊敗之擒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于陳留正已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

大懼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初正已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已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爲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已形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真聖人也正已聞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莫敢進者承嗣止正已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常欲得之乃勒石爲讖密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云此中有玉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三帝同功勢萬







賓堊湯中飲之三日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  
暗懷諸將不服卽殺大將辛忠義盧倣定州刺史張南  
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没入自  
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日冊  
贈太保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爲行軍司馬  
三軍推爲留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  
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旄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悅  
李正已同謀拒命判官邵真泣諫以爲不可惟岳暗懦  
初雖聽從終爲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  
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爲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

智畧爲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  
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  
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  
捷孰爲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  
致討必命朱滔爲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  
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  
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  
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洛相等州爲官軍  
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  
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嗣



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罕  
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爲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  
令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  
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羣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  
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旣而  
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  
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惟岳以精甲屯東鹿  
以抗之田悅遣大將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三年  
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軍於東鹿惟岳燒營而遁惟  
岳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命衙將衛

常寧率士卒五千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討日  
知武俊旣出恒州謂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  
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  
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恒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  
往定州事張尚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  
大夫不可事且有詔書云斬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  
大夫拒命已來張尚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今聞日  
知已得官爵觀大夫事勢終爲朱滔所滅此際轉禍爲  
福莫若倒戈入使府誅大夫以取富貴也况大夫暗昧  
左右誑惑其實易圖事苟不捷歸張尚書非晚武俊然



之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自趙州廻戈達明至恒武  
俊子士真應於內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任越劫擒惟  
岳縊死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及長慶王他奴  
等三十餘人傳首京師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爲殿  
中丞累遷至檢校戶部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寶臣愛之  
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  
正己子納寶臣以其宗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  
鄆州爲李納營田副使歷兗淄濟淮四州刺史竟客死  
東平惟簡寶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旣誅惟岳又械惟簡  
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

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爲禁軍將從渾瑊率師討賊  
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得元從功臣之號封  
武安郡王後授左神威大將軍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  
校戶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俄拜鳳翔隴右  
節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子元本生  
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公主長慶  
中主縱恣不法常遊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薛渾者俱  
得幸於主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毋行事姑之禮有吏  
誰何者卽以厚賂啗之渾與元本偕少年遂相誘掖元  
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忿上表陳聞



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死杖六十流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長流崖州詔示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于父路俱開元中饒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襲冠帶有詔褒美從居薊武俊初號沒諾于年十五能騎射上元中爲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寶應元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以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徹警備以恒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寶臣除恒定等州節度使以武俊構謀奏兼御史中丞充本軍

先鋒兵馬使大曆十年田承嗣因薛嵩死兼有相衛磁邢洛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詔令寶臣與李正已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各出兵討之諸軍與子期戰于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賫詔宣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伺屏間獨武俊佩刀立于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豎乎武俊曰今閣下有功尚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爲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



嗣以爲已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可推腹心哉武  
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爲父子歎唾間若傳虛言無益  
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寶  
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爲國屯兵滄州請擒送  
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銳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  
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軍出戰大敗擒類滔者滔  
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爲援皆武俊  
萌之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臣舊將易州刺史  
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俾惟岳護喪歸京  
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詔朱滔張孝忠合軍討之

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衆戰於束鹿武俊率三千騎先  
進爲滔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順命  
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孱微  
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  
恃田悅爲援前歲悅之丁勇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  
不能陷况此城乎復給僞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  
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齊  
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爲趙州所間軍士自束  
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授定  
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不爾



禍在漏刻惟岳怖遽睢盱武俊子士真斬惟岳持首而出武俊殺不同已者十數人遂定傳首上聞授武俊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實封五百戶以康日知爲深趙團練觀察使時惟岳僞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國降朱滔分兵鎮之朝廷旣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俊怒失趙定二州且名位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俊謀反斥言朝廷遂連率勁兵救田悅時馬燧李抱真李芄李晟方討田悅敗悅於洎水後連歲暴兵然悅勢已蹙至是武俊朱滔復振起之悅勢益張十

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趙王以恒州爲真定府僞命官秩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分據所部各遣使勸誘蔡州李希烈同僭位號四年三月希烈旣爲周曾謀潰其腹心或傳希烈已死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六月李抱真使辯客賈林詐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



主毫芒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將尚知存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憚歸國以與諸侯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降恩滌盪之僕首倡歸國不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旣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十月涇原兵犯關上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真將還潞澤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擊之賈林復說武俊曰今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一不可圖也且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卽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

馬首背田悅約賈林復說武俊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滔心幽險王室強卽藉大夫援之卑卽思有併吞且河朔無冀國唯趙魏燕耳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整臣禮不從卽爲所攻奪此時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  
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好抱真西連盟馬燧會興元元年德宗罪已大赦反側  
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僞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  
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恒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  
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琅邪郡王時朱泚僞冊滔  
爲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廻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  
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  
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通江漢李納尚反於齊田緒  
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  
二三海內蕩析人心失歸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  
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  
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數萬  
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臣朱滔二道連衡兼統廻紇長  
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山西河

朔地盡入滔今乘魏貝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  
破之如掇遺耳此計就則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鑿輿  
反正自公則勲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卜  
日同征五月武俊抱真會軍於鉅鹿東兩軍旣交滔震  
恐抱真爲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傾壘出戰武俊不擐  
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  
重器甲馬牛不可勝計滔夜奔還幽州武俊班師表讓  
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恒州爲大都督府以武俊  
爲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戶餘如故車駕還京寵  
之逾厚子尚貴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賜官名尋丁母憂



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免喪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三年上念舊勲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七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羣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城故事詔左庶子上公持節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碩太常謚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竭忠奉國宜賜謚忠烈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則士真嗣士真武俊長子少驍悍冠於軍中沉謀有斷事李寶臣爲帳中親將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爲諸將所奪屢行誅戮諸將離心武俊官位雖卑而勇畧邁世寶臣惜其才不忍誅之而士真密結寶臣左右保護其父以

是獲免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盡心匡佐旣兵敗東鹿張孝忠康日知以地歸國受官賞惟岳稍貯防疑武俊謀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兩人左右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治命今披肝膽爲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卽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卽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卽令將兵攻趙州士真更宿於府衙與同職謀事及武俊倒戈士真等數人擒惟岳出衙縊死之武俊領節鉞以士真爲副大使建中年武俊僭稱趙王於魏縣以士真爲司空真定府留







奏盜主於承宗既獲張晏等誅之乃以士平爲左金吾  
衛大將軍及奪承宗官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士則士  
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爲節度使不容諸父乃奔于京師  
用爲神策大將軍及承宗叛逆盜殺宰相士則請移貫  
京兆府諸鎮兵討承宗裴度言士則武俊子其軍中必  
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爲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從昭  
義節度使郗士美討賊冀攜離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  
士則恃此頗不受士美節制行止以兵自衛雖謁士美  
而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  
之密以狀聞乃以張遵代還承宗士真長子河朔三鎮

自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承宗累奏至鎮州大都督府  
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元和  
四年三月士真卒三軍推爲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  
問承宗懼累上表陳謝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  
宣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割  
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由是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  
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以德  
州刺史薛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嵩



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爲刺史承宗旣獻  
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信旌節未至  
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囚之朝  
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冀漸離之  
令中使景忠信往諭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  
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苦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  
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嘗  
有茂勲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  
伏以陳誠願獻兩州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  
全授節制於舊疆齒勲賢於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

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撫近隣斯誠厚渥外雖兩鎮  
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懷姦肖貌稔禍欺裴武於得位  
之後縲昌朝於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  
之性養之而益兇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畧  
期于無刑恭行天誅干於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詔  
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  
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官招討處置等使會諸道  
軍進討神策兵馬使趙萬敵者王武俊之騎將也驍悍  
聞於燕趙具言進討必捷承瓘因得兵柄與萬敵偕行  
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禁軍屢挫劔都將酈定進前擒



劉闢有功號爲驍將又陷於賊唯范陽節度使劉濟易  
定節度使張茂昭至効忠赤戰賊屢捷而昭義節度使  
盧從史反復難制陰附於賊憲宗密詔承璀擒之送于  
京師五年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乞自陳首  
且歸過於盧從史其略曰臣頃在苦廬綿歷時序恭守  
朝旨罔敢闕違復奉詔書令獻州郡迫以三軍之勢不  
從孤臣之心今天兵四臨王命久絕白刃之下難避國  
刑殷憂之中轉積豐隙中由盧從史首爲亂階與天下  
之兵生海內之亂旣不忠於國又不孝於家當其聞父  
之喪已變爲臣之節迫脅天使瀆紊朝經而乃幸臣居

喪敗臣求利上敢欺於聖主下不顧其死親矯情徒見  
於封章邪妄素萌於胷臆今構禍者已就擒獲抱寃者  
實冀辯明况臣之一軍素守忠義橫被從史離間君臣  
哀號轅門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納爲心  
弘好生之仁許自新之路順陽和而布澤因雷雨以覃  
恩追念祖父之前勞俯觀臣子之來効特開湯網使樂  
堯年時朝廷以承璀宿師無功國威日沮頗憂會承宗  
使至宰臣商量請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承宗送薛  
昌朝入朝授以右武衛將軍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誣  
從史姦計得行雖上章表謙恭而心無忌憚十年王師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五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舊唐書卷之百四十五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討吳元濟承宗與李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因爲元濟游說少卿至中書見宰相論列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自是與李師道姦計百端以沮用兵四月遣盜燒河陰倉六月遣盜伏於靖安里殺宰相武元衡京師震恐大索旬日天子爲之盱食是時承宗師道之盜所在竊發焚襄州佛寺斬建陵門戟燒獻陵寢宮欲伏甲屠洛陽憲宗赫怒命田弘正出師臨其境并隣道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方淮西用兵國用虛竭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率精兵壓賊壘欲乘釁而取之軍威甚盛承

宗懼不敢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併力淮西十二年十月誅吳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將石汎等詣闕請命命於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內租稅除補官吏上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乃下詔曰帝者承天子天下臨萬國觀乾坤覆載之施常務其曲全用德刑撫御之方每先其弘貸叛則必伐服而捨之倣于典謨亦尚斯道朕祗符前訓纘嗣丕圖底寧方隅蕩滌氛祲上以攄祖宗之宿憤下以致黎庶之阜康思厚者生務去者殺至於包荒藏慝屈法伸恩苟衷誠之



可矜則宥過而無夫王承宗頃居喪紀見賣於隣封後  
領藩城受疑於朝野國恩雖厚時憲不容戚實自貽寵  
非我絕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諸侯飛奏盈篋竟請  
致討爭先出軍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於動衆事  
豈願然開境愍罹其殺傷退舍爲伏其士伍取陷救溺  
能無慘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勞王室書于甲令銘在景  
鍾雖再駕王師再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懷近以  
三朝稱慶八表流澤廣此鴻霈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  
翻然改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緘圖印以上  
聞獻德棣之名部發困奉粟并竈貢煙地願帥於職方

物請歸於司會且天子所臨莫非王土析茲舊服將表  
爾誠諒由效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  
懷朕念此方亦猶赤子一物失所寢興靡寧忍驅樂土  
之人竟就陳原之戮旣克剪暴常思止戈予之此心天  
地臨鑒况常山師旅舊有功勞將改往以修來誓酬恩  
而遷善鑿精誠之俱切俾渙汗而再敷曠滌乃愆斷於  
朕志復此殊渥當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吏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  
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仍令右丞崔從往鎮州宣  
慰承宗素服俟命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爲德州刺史充



橫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是歲李師道平承宗奉法逾謹請當管四州每州置錄事叅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令一員主簿一員吏補授皆聽朝旨十五年十一月卒贈侍中子知感知信在朝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領節鉞奏承元爲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胄曹叅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承宗不能用其言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發喪大將謀取帥於旁郡時叅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

泣不受諸將請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盍先與議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諸將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齒幼欲使領事承元欲効忠於國以奉先志諸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無巨細決之叅佐密疏請帥天子嘉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隣鎮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栢耆齎詔宣諭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栢耆於館驛召諸將諭之諸將號哭誼譁承元詰之曰諸公以先世



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甚隆厚然奉詔遲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師道未敗時議赦其罪時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輩幸勿爲師道之事敢以拜請遂拜諸將泣涕不自勝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承元出鎮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勞者亦皆擢用祖母涼國夫人入朝穆宗命內宮筵待錫賚甚厚俄而王廷湊殺田弘正據鎮州叛移鎮鄜坊丹延節

度使便道請覲穆宗器之數召顧問未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由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兵千人守之賜名曰臨汧城詔襲岐國公累加檢校左僕射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常行於兩河承元首請鹽法歸之有司自是兗鄆諸鎮皆稟均輸之法承元寬惠有制所理稱治太和七年十二月卒於平盧時年三十三冊贈司徒王廷湊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曾祖



日五哥之事李寶臣父子王武俊養爲假子驍果善鬪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贈越州都督祖未怛活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部尚書皆以廷奏貴加贈典祖父世爲王氏騎將累遷右職廷奏沉勇寡言雄猜有斷爲王承元衙內兵馬使初承元上稟朝旨田弘正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輦運不時至軍情不悅廷奏每抉其細故激怒衆心會弘正以魏兵二千爲衙隊左右有備不能間長慶元年六月魏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廷奏乃結衙兵謀於府署遲明盡誅弘正與將吏家族二百餘人廷奏自稱留後知

兵馬使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廷奏節鉞穆宗怒下詔徵隣道兵仍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鎮兩道招撫使仍以弘正子涇原節度使布代李愬爲魏博節度使令率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購誅廷奏是月鎮州大將王位等謀殺廷奏泄坐死者二千餘人時朱克融囚張弘靖廷奏殺弘正合從構逆謀拒王命兩鎮併力討除慮難應接詔朝臣議其可否東川節度使王涯獻狀曰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州郡豐及賓寮凡在有情孰不痛憤伏



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伏邇無不安矧茲  
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  
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  
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虞虢相依一時與師恐費財  
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譬之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  
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迹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  
然扇諸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  
冀之戎可資先討况廷奏闕茸不席父祖之資成德分  
離又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之衆昭義願盡敵  
之師叅之晉陽輔以滄德犄角而進實若建瓴盡屠其

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  
臣之愚誠切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鬪先拒其喉今瀛  
鄭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  
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冀趙次臨井  
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於是命易定節度使開境以抗  
克融諸軍三面進討初以滄德烏重胤獨當一面重胤  
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重胤叔良有中  
官之援朝辭日大言云賊不足破時廷湊合幽薊之兵  
圍深州梯衝雲合牛元翼嬰城拒守十一月杜叔良爲  
賊所敗衆皆陷沒僅以身免乃以德州王日簡代之裴



度率衆屯承天軍諸將挫敗深州危急乃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顏軍國家自憲宗誅除羣盜帑藏虛竭穆宗卽位賞賜過當及幽鎮共起征發百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十五餘萬纔出其境便仰給度支置南北供軍院旣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多分番樵採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爲廷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州數重雖光顏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畧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爲諸軍強奪而懸軍深鬪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內官一人監軍

悉選驍健者自衛羸懦者卽戰以是屢多奔北而廷湊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曉兵家膠柱於常態以至復失河朔旣無如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廷湊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田布不能止其衆自潰於南宮二月詔赦廷湊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啣命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幽鎮書以大義



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廷奏亦退舍朝廷欲其稟命並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赴關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廷奏責其固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奏曰弘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奏乃盡屠其家其酷毒如此自獲赦宥遂與朱克融史憲誠連衡相應謀拒朝廷太和初滄州李全畧死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兗海節度使同捷不奉詔據郡構逆以珍玩器幣妓女子弟投欵於廷奏及幽州李載義時

載義初代克融輸誠効順盡送同捷所遣赴闕詔徵幽魏徐兗之師進討廷奏出兵撓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下詔絕廷奏進奉既魏博將元志治以行營兵叛倒戈攻魏州諸軍擊志治廷奏出兵應之史憲誠危急詔義武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志治奔於廷奏三年六月誅李同捷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據魏州朝廷厭兵誅之不果遂授進滔魏博節度八月廷奏遣使詣闕請罪朝廷因而赦之依前檢校司徒成德軍節度使鎮冀自李寶臣已來雖惟岳承宗繼叛而猶親隣畏法期自新之路而兇毒好亂無君不仁未如廷奏之甚也又就加太



子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八年十一月卒冊  
贈太尉累贈至太師子元逵爲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  
馬使廷湊卒三軍推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檢校工  
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累遷檢校  
左僕射元逵素懷忠順頓革父風及領藩垣頗輸誠欵  
歲時貢奉結轍於途文宗嘉之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  
主出降加駙馬都尉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段氏  
進食二千盤并御衣戰馬公主粧奩及私白身女口等  
其從如雲朝野榮之會昌中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  
子稹擅領軍政武宗怒誅之命鄰藩分地而進討以元

逵爲北面招討使詔至之日出師次趙州與魏博何弘  
敬同收山東三州元逵進攻邢州俄而賊將裴問高元  
武降元逵王釗安玉降何弘敬並拔三郡累遷檢校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破劉稹功加太傅太原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大中十一年二月卒  
冊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紹懿紹鼎時爲鎮州大都督  
府左司馬知府事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起復授檢校  
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深冀趙觀察等使  
累加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其年七月卒贈司空賻布  
帛三百段米粟三百碩累贈司徒太尉又贈太傅子景



唐劉四平姓代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三十一  
胤景崇景崑景崇爲嫡時年幼紹鼎卒宣宗以昭王泚  
爲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檢校右  
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紹懿本  
官克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  
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太  
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又加檢校司空卒贈司徒景  
胤初爲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  
賓客監察御史紹鼎卒出爲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  
充本州團練守捉使景崇於季父紹懿時爲鎮州大都  
督府左司馬知府事都知兵馬使紹鼎卒三軍立紹懿

數月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以俟汝成  
立今危惓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  
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訖而卒  
時監軍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詔起復忠武將軍守左  
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成德軍節度觀  
察留後仍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  
工部尚書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孫特承恩渥季年盜  
起徐方王師進討景崇令大將從諸軍徐寇平以功授  
檢校右僕射封太原縣男食邑三百戶祖母章惠長公  
主薨景崇居喪得禮朝野稱之起復左金吾衛上將軍



同正進位檢校司空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檢校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尋進封常山王丁母秦國夫人憂起復本官乾符末盜起河南黃巢犯闕駕幸劔南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藩隣以兵附處存入關討賊奔問行在貢輸相繼關輔平定以功真拜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卒子鎔時年十歲三軍推爲留後朝廷因授旄鉞檢校工部尚書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脩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於

幽州幽帥李匡威率衆三萬赴之存孝退去景福元年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師乃出兵攻堯山晉帥遣大將李存質來援大敗鎮人於堯山死者萬計晉人乘勝至趙州鎔復求援於燕二年匡威率衆數萬來援會邢州節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城自固存孝單騎入鎮州與鎔面相盟約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時匡威離鎮後其弟匡籌奪據其位匡威退無歸路鎔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事之如父匡威亦盡心裨益軍中之事皆爲訓練是年五月鎔過匡威第陰遣部下伏甲劫鎔鎔抱持之鎔曰公誠止人勿倉卒吾爲晉



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軍政請公帥之卽並轡歸  
府署鎮軍拒之竟殺匡威晉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師  
至城下鎔出練二十萬犒勞修好而退及汴宋節度使  
朱全忠領鄆青三鎮兵強天下遣將葛從周張存敬寇  
陷邢洺二州乘勝北掠燕趙俄而全忠率親兵薄於城  
下鎔倉卒無備謂賓佐曰勢危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  
者率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說耳請  
見梁帥圖之式卽時出見全忠全忠逆謂式曰爾不必  
言王命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傲賦業已及此期於無捨  
式曰公言過矣且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

業乃欲窮兵黷武困人於險難天下其謂公何全忠喜  
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且君爲王令計如何式  
曰但修好耳卽復見鎔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仍以鎔  
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李弘規子各一人從昭祚入官  
于大梁全忠以女妻昭祚及全忠僭天下無主鎔不獲  
已行其正朔鎔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  
仍賜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國趙王食邑一萬五千戶  
食實封一千戶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僞梁加尚書及  
唐室中興去僞尚書令之號天佑七年母魏國太夫人  
何氏卒起復本官十八年爲其大將王德明所殺至於



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羊魚其大淵王慈即河漢史臣曰土運中微羣盜孔熾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終竊土疆為國蠹賊加以武俊之狼狡為其腹心或叛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蝮吐垂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綱以至于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姚崇久握於阿衡詎有柳城志胡敢窺佐伯况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為太息流又平洪梁公淵李貞財子各一人贊曰鶴鷗為性必取其昏人君失政為盜啓門牙旂金鉞虎子狼孫茫茫黔首於何叫闔晉淵王令信收回左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外劍護天不其前公向全忠喜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王武俊傳大夫舉兵與魏帥同惡臣西按下文田尚

書魏也李尚書齊也此句不應專目魏帥新書魏齊

同惡較是今從之

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授定州臣西按新書

無張尚書文惟云幽州兵近在定張孝忠傳定州刺

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朝廷于定州

置義武軍以孝忠為節度其事在武俊斬惟岳之後

此處武俊安得先為此言新書刪之宜矣

初承宗上稟朝旨○宗當作元今改正



係承宗上稟時自○宗當於示今迺五

更批處左對安縣安為北言確書無之宜矣

終罷義苑軍以奉忠為贈其車衣左外博辨岳之效

或史懸勉難以限科奉忠教育長安之賦障設于家也

至無幾尚書文部云幽州具改亦或取奉忠辭或依陳

未對根難共節難內刻尚書日對安也○

大同惡薄具今孤之

王方對轉大夫是也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無學選新數律率宋信大

其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 昫撰

列傳第九十三劉安以長不詣時

朱滔 劉忬 子濟 子總 子澹

李懷仙 子懷直 子權 李全畧 子同捷

李懷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將守營州祿山之叛

懷仙以裨將從陷河洛安慶緒敗又事史思明善騎射

有智數朝義時偽授為燕京留守范陽尹寶應元年元

帥雍王統迴紇諸兵收復東都朝義渡河北走乃令副

元帥僕固懷恩率兵追之時羣兇瓦解國威方振賊黨



聞懷恩至望風納款朝義以餘孽數千奔范陽懷仙誘而擒之斬首來獻屬懷恩私欲樹黨以固兵權乃保薦懷仙可用代宗復授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與賊將薛嵩田承嗣張忠志等分河朔而帥之既而懷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懷仙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各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務懷安以是不能制懷仙大曆三年爲其麾下兵馬使朱希彩所殺希彩自稱留後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懷仙世舊無辜覆族遣將率衆討之爲希

彩所敗朝廷不獲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爲幽州節度使授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詔縉赴鎮希彩聞縉之來蒐選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尋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節度留後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五年封高密郡王既得位暴橫自恣無禮於朝廷七年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斬之軍人立其兵馬使朱泚爲留後泚自有傳蘇山又蘇山朱滔賊泚之弟也平州刺史朱希彩爲幽州節度以滔



同姓甚愛之常令將腹心親兵及泚爲節度使遂使滔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自祿山反後山東范陽外雖示順實皆倔强不庭泚首効臣節代宗喜甚命滔勒兵東入長安通化門西出開遠門出師勞還未有兵還王城者今而許之蓋示優異召滔對于三殿代宗臨軒勞問旣而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此不及臣代宗愈喜大曆九年泚朝覲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試殿中監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兼御史大夫及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

已等解磁州圍建中二年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滔命偏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滔績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爲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以功加檢校司徒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以德棣二州隸焉朝廷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王武俊爲恒冀二州團練使滔怒失深州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構武俊同巴反馬燧圍田悅于魏州悅告急滔與武俊遂連兵救悅敗李懷光於愜山三年



十一月滔僭稱大冀王僞署百官與李納田悅王武俊並稱王南結李希烈與元初田悅王武俊以朱泚據京師滔兵強盛首尾相應田悅常謂武俊曰朱滔心險不可隄防遂相率歸順泚旣僭號立滔爲皇太弟仍令以重賂招誘迴紇南攻魏貝卽西入關興元元年正月滔驅率燕薊之衆及迴紇雜虜號五萬次南河攻圍貝州三月田緒殺田悅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寔分兵逼魏州營于王莽河德宗在山南慮二兇兵合遣使授王武俊平章事令與李抱真叶力擊滔四月恒潞兩軍次涇城北行營相距十里抱真自率二百騎徑入武俊軍面申

盟約結爲兄弟五月四日進軍距貝州三十里而軍翌日滔令大將馬寔盧南史引迴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騎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虔休倚角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迴紇契丹部落兩軍旣合鼓譟震地迴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迴紇引退因而薄之迴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迴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兩邊追斬俘馘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夜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棄戈甲山積滔至瀛州殺騎將蔡雄揚布以其前鋒先敗又殺陰陽人尹少伯以其言舉兵必勝故也六月李晟收



京城朱泚姚令言死滔還幽州爲武俊所攻僅不能軍上章待罪九月詔曰朱滔累獻欵疏深効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嘆宜委武俊抱眞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跡克彰朕當掩疊錄勲與之昭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贈司徒

劉怵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常爲廣邊大斗軍使怵卽朱滔姑之子積軍功爲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稱稍遷涿州刺史居數年朱滔將兵討田承嗣奏署怵領留府事以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爲田承嗣間說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滔於瓦橋關

滔脫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怵設方略鎮撫寶臣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寶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令滔與張孝忠同力討之及惟岳平滔怨朝廷違約不與深州含怒不已會王武俊亦怨割地深趙相謀叛欲救田悅怵時知幽州留後事遣人齎書謂滔曰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尉卿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怵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



也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言卒無疑貳凡出征伐必以怍總留後事及僭稱大冀王僞署怍爲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泚據京邑召滔南河至貝州挫敗而還兵甲盡喪怍聞滔將至悉蒐范陽兵甲夾道排列二十餘里以迎滔歸於府第人皆嘉怍忠義貞元二年滔卒三軍推怍權撫軍府事怍爲衆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怍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軍使居位三月以貞元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賜布帛有差子濟繼爲幽州節度使濟怍之長

子初母難產旣產侍者初見濟是兼大虵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累歷本管州縣牧宰及怍爲節度使以濟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怍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爲帥朝廷姑務便安因而從之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貞元五年遷左僕射充幽州節度使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軍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貞元中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恩禮接之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卽位再遷檢校司



徒元和初加兼侍中及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率  
先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於  
闕優詔褒之又爲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明年春  
將大軍次瀛州累攻樂壽博陸安平等縣前後大獻俘  
獲賞功頗厚仍與子孫六品官者凡四人未幾有疾會  
赦承宗錄功拜兼中書令濟在鎮二十餘年雖輸忠款  
竟不入覲又謀殺其弟漣漣歸國爲信臣及濟疾次子  
總與濟親吏唐弘實通謀酖殺濟數日乃發喪時年五  
十四詔贈太師廢朝三日賻禮有加諡曰莊武弟源貞  
元十六年八月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將軍初爲

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濟奏之貶漠州參軍復不受詔  
濟帥師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潰濟擒源至幽  
州上言請令入覲故授官以徵之漣濟之異母弟也喜  
讀書工武藝輕財愛士得人死力事朱滔常陳逆順之  
理後怍爲盧龍軍節度使病將卒漣在父側卽以父命  
召兄濟自漠州至竟得授節度使濟常感漣奉已漣爲  
瀛州刺史亦許以漣代已任其後濟乃以其子爲副大  
使漣旣怒濟遂請以所部西捍隴塞拔其所部兵一千  
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道無一人犯令者德  
宗寵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潤縣爲理所及順宗傳位



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詣雍言異端數百言皆廢立之事雍立命繫之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便而動雍械令則送京師杖死之後錄功賜其額曰保義其軍蕃戎畏之不敢為寇常有復河湟之志議者壯之元和三年十二月卒總濟之第二子也性陰賊險譎元和五年濟奉詔討王承宗使長子緄假為副使領留務時總為瀛州刺史濟署為行營都兵馬使屯軍饒陽師久無功總潛伺其隙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及帳內小將為謀使詐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

旌節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驚惶憤怒不知所為因殺主兵大將數十人及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晏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濟死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總遂領軍務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斧鉞累遷至檢校司空及王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賊武強縣遂駐軍持兩端以利朝廷供饋賞賜是時吳元濟尚存王承宗方跋扈易定孤危憲宗暫務姑息加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元濟就擒李師道梟首王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既無黨援懷懼每謀自安之計



初總弒逆後每見父兄爲祟甚慘懼乃於官署後置數百僧厚給衣食令晝夜乞恩謝罪每公退則憇于道場若入他室則怵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請落髮爲僧冀以脫禍乃以判官張臯爲留後總以落髮上表歸朝穆宗授天平軍節度使旣聞落髮乃賜紫號大覺師總行至易州界暴卒輟朝五日贈太尉擇日備禮冊命賻絹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總父濟備陳征伐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旋屬被病不克成功總旣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疏求入覲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

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爲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漠州爲一道請盧士玫理之平薊媯檀爲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羨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爲久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薦將校又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如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缺望其後果爲叛亂總旣以土地歸國授其弟



約及男等一十人領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宿衛者六人剎賊又命悉數本軍克虜輩雖許其歸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父元皓事安祿山爲帳下將從陷兩京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爲定州刺史華少事本軍爲張孝忠牙將初李寶臣授恒州節度吞削藩隣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寶臣旣卒惟岳拒朝命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恒冀授王武俊深趙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爲三帥時惟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

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固烈皆奪其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押牙權領不獲已從之孝忠因授華知滄州事未幾朱滔合武俊謀叛滄定往來艱阻二盜遂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攻圍華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參軍李宇爲華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爲足下至京師自以一州爲使華卽遣之宇入闕備陳華當二盜之間疲於矢石德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爲使尋加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曰華仍歲給



義武軍糧餉數萬自是別爲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武俊遣人說華歸已華曰相公欲弊邑仍舊隸恒州且借騎二百以抗賊俟道路通卽從命武俊喜卽以三百騎助之華乃留其馬遣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以朱滔方攻圍慮爲所有而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日華卽遣所留馬還武俊別陳珍幣謝過武俊歡然而釋貞元四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爲節度以懷直爲留後又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爲屬郡累加至檢校

尚書右僕射五年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勝寒餒其帳下將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德宗優容之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賜安業里甲第妓女一人旣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楊州大都督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嘗夢滄州衙門樓額悉帖權字遂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賊平藩方惕息權以父子世襲如三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



至京師表辭戎帥因命華州刺史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尋遷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贈司徒權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畧者本姓王名日簡爲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  
中節度使王承宗沒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鎮州軍亂殺田弘正穆宗爲之旰食以日簡嘗爲鎮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自効因授德州刺史經略其事明年擢拜橫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樹之未幾令子同捷入侍

兼進錢千萬踰歲同捷歸覲乃奏請授滄州長史知州事兼主中軍兵馬朝廷初不之許後慮其有奇策將副經略之旨遂從之及得請全略乃陰結軍士潛爲久計外示忠順內蓄姦謀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且得其心全略忌而殺之仍孥戮其屬凡所爲事大率類此寶曆二年四月卒子同捷初爲副大使居喪擅領留後事仍重賂藩鄰以求繼襲朝廷知其所爲經年不問屬昭愍晏駕文宗卽位同捷冀易世之後稍行恩貸卽令母弟同志同巽入朝令掌書記崔長奉表備達懇誠請從朝旨詔授同捷檢校左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充海節度使



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  
託以三軍乞留拒命乃命烏重胤率鄆齊兵加討又詔  
徐帥王智興滑帥李聽平盧康志睦魏博史憲誠易定  
張璠幽州李載義等四面進攻同捷世行姦詐自以嘗  
在成德軍爲將校燕趙之師可結爲城社乃以玉帛子  
女賂河北三鎮以求旄鉞李載義初受朝命堅於効順  
乃囚同捷姪及所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獻又表朝  
廷加载義左僕射王廷奏司徒以悅其心事廷奏本蓄  
狼心欲吞橫海乃出兵于境以赴同捷王智興師次棣  
州詔曰李同捷幸襲舊勳不思繼緒斬麻未幾私行墨

縲毒殺忠良擾惑部校稽之國憲難追常刑朕以頃在  
先朝已稽中旨實遵成命未議改圖乃由留務之權授  
以戎帥拔負海之陋置之中華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  
同捷益懷迷執閉境練兵大詬鄰封拒捍中使遐邇憤  
怨中外驚嗟叛命旣彰大義當絕事非獲已良用憮然  
其同捷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令諸軍進討俄而烏重胤  
卒授神策節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師無功召還乃加王  
智興平章事充行營招撫使史憲誠遣大將丁志沼與  
子唐帥兵二萬五千攻德州大和二年九月智興收棣  
州因割隸淄青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



費寢多兩河諸帥每有小捷虛張俘級以邀賞賚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繒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既寤王廷奏援之不及乃令人誘丁志沼俾倒戈攻憲誠許以代爲魏博節度志沼信其言而叛憲誠告難詔李聽以諸道兵攻之志沼敗奔于鎮州李寰赴闕又以李祐代爲橫海節度三年三月詔諫議大夫栢耆軍前慰撫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于祐祐疑其詐栢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謀言廷湊兵來劫篡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寮稱賀同捷母孫妻崔兒元達等旣獻詔悉宥之配於湖南安置

史臣曰國家崇樹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則區宇以寧失其授則干戈勃起若懷仙之輩習亂河朔志深狡蠹忠義之談罔經耳目以暴亂爲事業以專殺爲雄豪或父子弟兄或將帥卒伍迭相屠滅以成風俗斯乃王道寢微教化不及惜哉蒸民陷彼虎吻其間劉總粗貯臣誠然而殺父兄以圖榮落鬢髮而避禍未旋踵而暴卒他境斯謂報應之驗與

贊曰國法不綱賊臣鴟張雖曰父子兇如虎狼惡稔族滅身屠地亡蠶茲伏莽汗我彝章



矯其志與山齋遂先奉王其義章

贊曰國者不離親臣親親親曰父子矣故其惡愈甚

此鼓其階辨勳之與

矯然而終父只以圖樂者變變而致厥未試鼓而暴卒

寔終終外不又昔始蒸只剛始其心其間隱隱昧視

父子弟只短深相卒也味風然以氣風谷祺江王

忠善女精周整耳目以暴風為事業以專終為執事

夫其與明干女博味若對山之輩賢獨而賦志終

吏強自固宗崇樹藩氣弱界山何野其人則到守以寧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對且八傳對數越十一

程日華傳李寶臣吞削藩隣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

八州○臣西按寶臣傳云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

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以七州自給又陽惠元傳李

寶臣有恒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德州屬淄青且

下交去以恒冀授武俊深趙授日知易定滄授孝忠

德州並不在數八當作七德衍文請如各對○臣西

程懷直傳五年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沈炳震日日

華卒于貞元二年六月不當云起復此蓋承上四年

鄭之誤于如繼其外父只對計因眾惑閉門不內對直



懷直荒于畋獵其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懷直  
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旣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  
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  
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奏請改名權○臣西  
按新書懷信閉門不納懷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  
王爲節度使懷信爲留後明年懷信爲節度矣十六  
年懷直卒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留務三書不合  
六以權爲懷直子五以權爲懷信子一以懷信卒在  
前一以懷直卒在前未知孰是至懷直歸滄州新書  
舊不載又德宗紀貞元十年懷直入朝復還鎮十一年

舊爲懷信所逐復入朝又與此不合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此不合



